

NANKAI LINGUISTICS

南開語言學刊

南开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合编

第**1**期

(总第6期)

2005年



商務印書館

南开语言学刊

Nankai Linguistics

2005 年第 1 期

(总第六期)

南 开 大 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 合办

商 務 印 書 館

2005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开语言学刊. 2005年第1期:总第六期/南开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合办.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ISBN 7-100-04678-5

I. 南… II. ①南… ②汉… III. 语言学—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451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NÁNKĀI YŪYÁN XUÉKĀN

南 开 语 言 学 刊

2005 年第 1 期(总第六期)

南开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 合办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678-5/H·1161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 1/4

定价: 16.00 元

《南开语言学刊》编辑委员会

顾 问 王士元 刘叔新 黄正德
主 编 马庆株 石 锋

编审委员会(按笔画排列)

王洪君	冯胜利	刘丹青	孙茂松	朱庆之	朱晓农
江蓝生	邢向东	吴福祥	张洪明	张 敏	李宇明
李行德	沈家煊	远藤光晓	陆丙甫	麦 耘	岩田礼
罗仁地	罗 端	唐钰明	徐大明	袁毓林	曹志耘
黄 行	储泽祥	游汝杰	蔡维天	潘悟云	魏培泉

编务委员会(按笔画排列)

马庆株 马秋武 王红旗 石 锋 周 荐 洪 波
施向东 郭继懋 曾晓渝

执行编辑:

刘春兰 袁明军 意西微萨·阿错

目 录

• 本期特稿 •

闽语的“团”及其语法化	李如龙(1)
-------------------	----------

• 语音与音韵 •

温州话的韵母及其文白异读	吴安其(9)
上古介音[-r-]的崩溃与中古二三等韵的产生和演化	刘镇发(25)
汉语鼻音韵尾的实验研究	冉启斌(37)
疑问语气意义的两种表达途径	江海燕(45)
语音研究笔记三则	石 锋(53)

• 语法 •

概述杨树达《汉书窥管》中的语法分析	孙良明(55)
非常组合的“动+处所宾语”	卢福波(68)
现代汉语言语动词研究	王 莹(76)
山西高平话的人称代词	孙 易(83)
新县方言的指示代词	陈 彧(93)
同音同形合并现象	彭家法(103)

• 词汇与语义 •

河北辛集话的合音现象与合音词	孔祥卿(110)
----------------------	----------

水语“ni ⁴ ”构成的复音词	冯 英(117)
谈义源研究的价值	杨 琳(123)

• 语言与文化 •

隐喻与诗性思维	张维鼎(128)
天津地名文化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谭汝为(135)
仫佬语地名的语言学探索	岳 静(145)

英文提要	(154)
------------	-------

改刊辞	本刊编辑部(160)
2006 年中国语言学暑期讲习班将在南开大学举办	(52)
南开大学举办第十届现代语音学高级研讨班	(67)
书讯	(44)(92)(122)(127)
征稿启事	(134)

Contents

Special

The Jian(𠂔) in the Min dialects and its grammaticalization Li, Rulong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Rhymes in Wenzhou dialect and its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 Wu, Anqi

The decline of the medium [r] in Archaic Chinese and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rade rimes

in Middle Chinese Liu, Zhenfa

Experimental studies on Chinese nasal finals Ran, Qibin

The two ways for expressing question mood Jiang, Haiyan

Notes on phonetics Shi, Feng

Grammar

The grammatical analysis in Yang Shuda's *Hanshu Kuiguan*

(《汉书窥管》)..... Sun, Liangming

The nonconventional syntagm of "V + Locative Object" Lu, Fubo

An analysis of speech verb in Mandarin Wang, Ying

The personal pronouns in Gaoping dialect Sun, Yi

The indicative pronouns in Xinxian dialect Chen, Yu

On homophonic and homographic merger Peng, Jiafa

Lexical and semantics

The combination of two syllables in Xinji dialect Kong, Xiangqing

Compound words of "ni⁴" in Shui Language Feng, Ying

The value of the study on origin of meanings Yang, Lin

Language and culture

Metaphor and poetic mind Zhang, Weiding

The 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of the place names in Tianjin Tan, Ruwei

A linguistic research on the Mulam place names Yue, Jing

闽语的“囡”及其语法化

李如龙

提 要 闽方言的“囡”是非官话方言中仅见的名词后缀。典籍中始见于唐代,原意是儿子,所以未见于上古汉语和其他方言,可能是因为它是壮侗语的“底层”。西片闽语的“囡”只用作名词、不作后缀。沿海闽语的后缀“囡”在闽东、闽南用得广并发生语音的弱化,粤、琼闽语用得不够广,语音也未弱化。从闽语“囡”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实词虚化的过程和若干规律性的现象。

关键词 闽方言 “囡” 语法化

汉语的名词后缀用得最广的是“子、头、儿”三种。

从历史演变上说,用作后缀是“子”尾最早。王力先生说:“在上古时代‘子’已经有了词尾化的迹象,……在中古时期,名词词尾‘子’字已经很发达了,并且它有构成新词的能力。”(王力,1980,223—226)太田辰夫也说:“‘子’在名词接尾词中是最早发展起来的。……到唐代,‘子’就成了几乎所有名词的接尾辞。”(太田辰夫,1987,84—85)“‘头’尾的产生,应该是在六朝”(王力,229)“到了唐代就用得很多”(太田,87)。至于“儿”尾的产生明显偏后,始于唐而盛于宋。

从现实分布上说,“子、头、儿”在官话区都有,“子”尾在官话方言之外也普遍都有。“头”在吴语用得较多。湘、赣、粤语的“崽、仔”应是“子”的白读音;吴语的 ɿ 尾应是“儿”的音变;赣语的“哩、嘢、伢”和客家的“呃、咧”则可能都是子尾。闽、粤方言里没有“儿”尾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子、头、儿”用作后缀之后常常伴随着语音的弱变。儿尾在许多官话方言里合音儿化,在吴语方言是-ŋ 尾化,子尾、头尾除粤语之外大多读为轻声,子尾在晋语也有读为入声韵或其他“变韵”的。语音的弱变正是词尾化产生语法意义后的相应变化,也就是语法化音变。

除了“子、头、儿”,还有一些发生在个别方言区的名词后缀。例如吴方言的“佬”。常州:瓷佬、石头佬、红佬、清爽佬。湘方言的“伢”。澧县:牛伢儿、猪伢儿、秧伢儿、桶伢儿。湘方言的“公、婆”和客方言的“牯、嬷”都可以从动物推及人和物。例如湘乡:鸡公、鸡婆、单身公、妖婆、烟筒公、偷油婆;大埔:鸡公、鸡嬷、贼牯、斋嬷、石头牯、笠嬷。这些后缀都不能大面积地类推,只能同一小部分名词相配;在同一方言区中也往往有不同表现,并且没有广泛而一致的用法。

在非官话中,真正在一个方言区大面积通行并且可以广泛类推的名词后缀只有闽方言的“囡”。

二

各地闽方言都把儿子叫“囡”,其读音都符合《集韵》所注的“九件切”:福州 $kiaŋ^3$ 、仙游 kya^3 、建瓯 $kyiŋ^3$ 、永安 $kyeiŋ^3$,厦门、潮州 kia^3 ,雷州、海口 kia^3 ,苍南 $kə^3$ 。连曾经是闽语后来赣语化、吴语化的邵武话和浦城话也说“囡”,字音也符合对应:邵武:小称变为入声,“儿子”又加儿尾,说“囡儿” $kin^7 nə$;浦城音 $kiai^3$ 。不但儿子称“囡”,女儿也要加上“囡”:福州,诸娘囡;仙游,娣娘囡;厦门,查某囡(潮州 $tsau^3$ 囡是“查某”的合音,海口、雷州的“姪姪”并与此同源),建瓯、邵武,阿娘囡;永安,娘囡。男、女合称的“小孩子”:福州,儿囡(哥);厦门,囡囡 $[gin^3 na^3]$;潮州,孖囡;建瓯、邵武,囡子(人);永安,囡子佗。“儿女”合称:福州、厦门、潮州、雷州、海口:囡儿,建瓯、邵武:囡子,也都离不开“囡”。“子”在上古时代兼表“女”,当时称男称女尚无严格区分,闽语的“囡”也是兼用的。可见“囡”确是闽语的基本词,并且沿用了上古男、女不分的习惯。

据《六书略》所云,唐武后曾造了“囡”字,表示“月”,后来失传了。现在所见的“囡”的记录始于唐代诗人顾况所作古诗《囡》,题下自注:“囡,哀闽也。”该诗云:“囡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郎罢别囡,吾悔生汝……”顾况是中唐肃宗至德(756—757)间浙江海盐的进士。当时闽语才刚形成,应该和吴语还有很多相同之处。然而“囡”却显然是闽语的特产,至今未发现现代吴语有“囡”的说法。苏州话小孩说“小干” $[kə]$,若说与“囡”同源,何以在与闽语关系更深的浙南吴语反倒没有反映?也许当时的吴语“儿”并不称“囡”,只是由于这说法奇特,才和“郎罢”一起引起喜用方言口语入诗的顾况的注意。顾况平生多在浙赣皖一带活动,曾为韩偓幕僚,与陆羽有交往,故于闽俗多所了解,才写了哀闽的《囡》。

除了顾况之外,据《四部丛刊》语料库,“囡”入诗文的在唐代仅张光弼诗集中2例:“南方风土要相宜,小盒槟榔好自随。蟹户负鱼朝入市,囡娘把烛夜题诗。”宋之后19例。洪适1例:“郎罢携囡街西东,到处欢歌闻好语。”杨万里3例:“阿翁阿囡自相随,赏遍江淮春盛时。”“四囡三个攀桂枝,不应一个独见遣。”“阿宜阿囡续弓冶,芦溪书院声无价。”陆游1例:“阿囡略如郎罢意,稚孙能伴太翁嬉。”魏了翁2例:“囡思郎罢那得见,父曰子行胡不归。”“囡思郎罢久无炊,父曰子行胡不归。”刘克庄6例:“久留闽囡谁堪话,却忆番君可与言”,“晴雨幽人曾候鹤,水风闽囡亦占虹”(闽谤有虹出东主大水、西主风灾之说),“语迟未识罢并囡,性慧过如姊与兄”,“囡罢相依萤雪边,安知今如叶□颠”。元黄潜(婺州义乌人)1例:“在室孙男二人,囡女二人。”清朱彝尊2例:“囡随郎罢载,行歌杂啰唢”,“料得牵衣添阿囡,岂容郎罢赋林泉”。陈迦陵2例:“阿囡空呼郎罢”。查慎行1例:“不须阿囡呼郎罢,但是同舟便有情。”这些诗人中,陆游绍兴人,在福建多处当过多年的官;杨万里江西人,在漳州潮州当过官;刘克庄则是地道的福建莆田人;魏了翁四川人,但曾两度被贬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并曾知福州,任福建安抚使。他们大多在闽地居留过,很容易听到“闽人呼儿曰囡”的。可见,古来“囡”的说法确实只见于闽语区。

一千多年了,“囡”还通行于各地闽语。“郎罢”则在福州及闽东地区普遍使用。只是用字

或读音有些差别。福州、古田、闽清、周宁说“郎爸”；罗源、宁德、福安、福鼎：农罢；福清以及闽南漳属的长泰、南靖、平和：娘爸。（详见《福建省志·方言志》）这些说法本字应是一个，只是读音有异。不过唐人“郎罢”二字的写法和现代福州人的写法却是一致的。

奇怪的是，“儿子”这么重要的核心词在闽语如此一致地说“团”，而且有难得的1200年来的诸多书证，然而在所有上古时代的文献中，为什么没有留下一点痕迹？难道真是闽地独创的核心词？

三

许多史实说明，唐以前南方的“百越”与现代说壮侗语和其他西南少数民族语有渊源关系。“儿子”的说法在现代的侗语说 la:k¹⁰ pa:n¹，毛南语说 la:k⁸ mba:n¹，黎语则说 ma:n¹；“孙子”侗语说 la:k¹⁰ khwa:n¹，仡佬语说 la:k⁸ khva:n¹，水语说 la:k⁸ ha:n¹，毛南语说 la:k⁸ cha:n¹。la:k 可能是儿、孙辈的词头，khwa:n 或为 -k 和 pa:n 或 mba:n 的合音会不会和“团”的音有类似之处？“儿女”在南亚语系的京语说 kən³³，佉语、高棉语说 kən、ko:n，在中国境内的孟高棉语“小孩”大多有 kuan、kən、kan 和 khon、khuon 等说法（颜其香、周植志，1995）。从语音上说，这些音和上述侗语、仡佬语的读音和闽语的读音更为接近，也许是西片的壮侗语受孟高棉语影响的结果。“团”是《集韵》所收的闽语地区的方言字：“闽人呼儿曰团，九件切。”古韵书所收的字未必都是汉语的语源。类似这种见诸古韵书而又可能是古代其他民族语言的“底层”，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玉篇》：“依，吴人谓人依，奴冬切。”见于今吴语和闽语。壮语称妻为 naŋ²，儿媳为 naŋ² baw⁴，女婿为 laŋ² gwi²，似有语源关系。《尔雅》郭注：“水中浮萍，江东谓之藻。”藻的说法见于今闽语和客赣语，在侗台语也普遍音为 pi:u²、pieu²、fiu²。《方言》：“眊，睇，……陈楚之间、南楚之外曰睇。”《广韵》特计切，又土鸡切。今通行于潮州话及粤语。德宏傣语音 toi²。《集韵》母敢切：“𩚑，吴人谓哺子曰𩚑。”今闽南、客家及粤语逗婴儿喂饭就说 mam¹ mam¹。水语和侗语也完全同音 mam¹ mam¹。《集韵》楚庆切：“𩚑，冷也，吴人谓之。”这说法见于今闽语及吴语。武鸣壮语天冷说 ɕeŋ⁴，义同音相近。《集韵》锄庚切：“伦，吴人骂楚人曰伦。”今湘语仍说 ɕeŋ²，闽南亦有此说，音 ɕeŋ²，义为愚笨，村气。武鸣壮人自称 pou⁴ ɕu:ŋ⁶，可能与此有关。《方言》：“南楚凡相推搏曰捩或曰搥。”《集韵》呼骨切：“楚谓击为搥。”今闽南音 hut⁷，客家音 fut⁷。武鸣壮语音 fat⁷，水语音 vat⁷ 或许相关。看来，对于一些上古时期并非通语的南方方言应该多从“底层”方面作一番考察。

四

在闽语之中，西部山区的“团”只见于有限的“团子、团儿、娘团、阿娘团”等几个常用词，并未用作表小的后缀。在闽北和闽中，表小的名词后缀用的是“子”尾。建瓯“子”白读音 tsie³，带“子”尾的名词很多，例如：哥～、妹～、婶～、息～（曾孙）、橘～、剪～、褂～（背心）、麻～（芝麻）、鞭～（腐竹）、筛～、斑～（麻子）、蚁隻～（蚂蚁）、兄弟～、挑～（小锄）、豆腐～（豆腐脑）、擦

~(橡皮擦)、杌~(凳子)、豆腐干、铛铛~(小锣)、戳~(图章)、果~(糕点)、沿沿~(旁边儿)。还有几个表示时间短、数量少的数量结构之后也加“子”:一点~、一刻~、一喙~(一小口),还有少数表小的名词,如“老鼠~”(小老鼠)。永安话的“子”尾读 tsã³。止韵读为 ā 的只有“子”和“滓”二字(“耳”也读 lã³,但那是从“而拯切”对应来的,永安话拯韵字读 ā 或 iā),海韵“宰”音 tsa³,同《集韵》子亥切的“崽”,应是和湘语粤语一样的“子”的白读音,变读为鼻化韵也许是小称的音变。永安话带 tsã³ 尾的名词如袋~、爪~(鸟)、孙~、舅~、李~、橘~、果~、贩~、骗~、短命~、狮~、驼~、瞎~、聋~、哑~;也有不少已用作表小的名词带后缀性质的说法:羊~(羊羔)、狗~(小狗儿)、猪~(猪苗)、牛~(牛犊)、米~(碎米)。有时带不带“团、子”词义有别。例如丈夫/丈夫团(男青年)/丈夫子(小男孩),俺娘(妻子)/娘团(大姑娘)/娘子(小女孩),俺舅(舅父)/舅子(妻舅)。至于邵武话,子尾已经读为轻声 tsə⁰,常用来表示细小的名物,如:沙~、热秋~(痱子)、刀~(小刀儿)、猪~(小猪儿)、狗~(小狗儿)、羊~(小羊儿)、老鼠~(小老鼠)、索~(小绳子)、黑边~(傍晚)。更多的名词则带着“儿”尾,也读为轻声 ə⁰。例如:星~、茄~、槛~(窗户)、剪~(剪子)、笠~(斗笠)、蚊~(蚊子)、萤萤~(萤火虫)、弟~、妹~、姪~、柑~、麻~(芝麻)、道~(道士)、公~(外公)、弄~(胡同儿)、瓯~(小杯子)、本~、饺~、豆~、栗~、虫~、鱼~、粽~、饼~、梳~、钉~、钻~、裙~、票~、火钳~等等。可以说,除了团儿(儿子)和团子(小孩儿)之外,闽地特有的“团”味在邵武已经完全消失了。西部闽语不用“团”作后缀,这也是闽语东西部的根本差异的重要表现。

五

在沿海闽语,普遍都用“团”作名词后缀,但各小区用了多少,用来表示什么意义,其读音如何,却是各不相同的。以下分区作个大略介绍。

潮州、雷州和海南闽语在“团”尾上的表现是同样的类型:从语音说,“团”尾的读音与单用作名词时一样,潮州音 kiã³,雷州、海口音 kia³。在潮州,与某些调类连读时会按一般规律读为变调(如团前音为上声时,团的原调 53 变为 31)。在雷州和海口,一概读为原调。从所表达的意义说,有三种用法也很一致。第一,用在名词(单音为多)之后表示较小的人或事或物。例如后生团(小伙子)、新妇团(童养媳)、舅团(小舅子)、骹肚团(腿肚子)、雨团(小雨)、竹团(小竹子)、树团(小树)、床团(小桌子,潮州、雷州)、路团(小路)、牛团(小牛儿)、鸡团(小鸡儿)、空团(小孔)。第二,表示某种亲昵或憎恶的感情,例如:姊妹团、孖团(小孩儿)、贼团、矮团、青盲团(瞎子)、戏团(戏子)、短命团。第三,有些未必是体积小的物或年纪小的人有时也加上团尾。这是进一步虚化只起音节作用的后缀。例如:薰团(烟卷儿,潮州说烟团)、客团(小贩)、车团(车子)、凿团(凿刀)、凳团、日昼团(或说午更团:中午时分)、历团(日历,雷州)、手团(手指头,雷、琼说)、涂团(泥浆,雷州)、布团(一种劣质土布)。第四,用在数量结构之后表示其数量少、时间短或体积小。例如:一歇团(一会儿,有的说半歇团)、一丛团(一小棵)、一滴团(一点儿)、两粒团(三两粒儿)、三桶团(不过三小桶)。

福州话及大部分闽东方言用作单音名词“儿子”时读本音 $kiaŋ^3$, 用作后缀时语音弱化, 声母脱落并受前音节同化, 但不变调。例如福州话逢前音节为元音韵尾时读 $iaŋ^3$: 茶团(中药汤剂)、鞋团、椅团、猫团; 前音节为 $-ŋ$ 尾韵时读 $ŋiaŋ^3$: 孙团(孙子、侄儿)、番钱团(小硬币)、盘盘团、羊团、和尚团(小和尚)。一些体积小、数量少的名词可用重叠式, 为了强调其小, 也可以在重叠式后再加“团”尾。例如杯杯团(小杯子)、袋袋团(小袋子)、簿簿团(小本子)、桶桶团(小桶)、瓶瓶团(小瓶子)。叠音名词和再加“团”尾的意义一般地说并没有重大差异, 只有少数叠音名词和加“团”尾的词的意义有明显不同。例如耳耳(器物上的提把)——耳团(耳朵), 尾尾(尾巴)——尾尾团(最末一个)。有时, 极言其小还可以连用两个“团”尾。例如: 椅团团、猫团团、鸡团团、儿团团(小小孩儿)。这是其他闽语中未见过的特点。和上述其他闽语一样, 闽东的“团”尾还可以用来表示喜爱或憎恶的感情。例如: 姐妹团、妹妹团(小姑娘)、命团(小命儿)、乖团(好孩子)、英团(英儿, 呼人名)、鬼团(鬼子)、败团(败家子)、番团(洋鬼子)、野团(二流子)。由于用作单音名词和用作后缀读音不同, 造成了一些不同意义的同形词。还有一些词加上“团”尾后意义发生变化, 也造成同形词。例如: 乞食团: 乞丐的儿子/小乞丐。尾尾团: 最小的儿子/末尾。豆腐——豆腐团(豆腐脑儿)。新妇——新妇团(童养媳)。客遛(玩儿)——客遛团(二流子)。后生(年轻)——后生团(年轻小伙子)。

六

“团”用作后缀最为典型、语法化更彻底的是在闽南方言区。

“团”在厦门话里有四种读音: 说 kia^3 义为儿子, 说 kan^3 义为婢女(查某~, 俗写作嫫, 本字为“团”, 泉州话 $kan^3 na^3$ 正是“小孩儿”, 同音义。可证)。说 a^3 用作后缀。读 kin^3 或 gan^3 专用于“团团”(儿子, 小孩, 后音为 a^3)。在闽南话, 名词“团”和后缀“团”的读音有进一步的变化。但限于闽南本土。

	厦门	台北	泉州	惠安	浙南(平阳, 雷渚)	苍南(灵溪)	尤溪
团儿子	kia^3	kia^3	$kā^3$	$kā^3$	kia^3	$kə^3$	$ŋ^3$
团后缀	a^3	a^3	$ā^3$	$kə^3$	kia^3	$kə^3$	$ŋ^3$

至于用作后缀的“团”, 在闽南话也得比其他闽语更加广泛。不但构成的词语多, 构成语根的词性和结构也更为多样。以下以厦门话为例略举数端:

1. 表示体积小, 数量少, 情状微弱的, 语根可以有各种结构: 风~(微风)、雨~(小雨)、碗~、鼓椅~(小圆凳)、交椅~(小靠背椅)、十板~(螺丝批, 外来词)、细汉~(小时候)、柴枝~(小树杈)、四两~、淡薄~(有点儿)、小可~(稍微)、尺半~阔=尺半阔~(就一尺多宽)、三两滴~(一两点)。

2. 表示时间不久长, 处所不遥远, 语根为时间词或方位词: 昨日~、前几年~、顶日~(前几天)、头先~(前刻)、无一步~(不一会儿); 即位~(这边儿)、溪边~(河旁)、后面~、厝边骰兜~(房前屋后)、三两铺~(二三十里而已)。若是久远的时间或遥远的距离则不能加“团”(如:

五百年前,一万公里以外)。

3. 表示轻微、缓慢的动作和情状,语根可以是形容词、动词和其他谓词:轻轻~(坐落去),细腻~(做),慢慢~(行),缓[un⁶]缓~(来),小心~(停咧),点心~(则去:吃点点心再走),歇一晒~(恰煞喘:歇会儿才不会气喘),七桃~(就好:稍微玩玩就好),宽宽~(则办:慢条斯理去办)。

4. 表示喜爱或憎恶的感情,也有各种不同的语根和词序:夏扇~(扇子),饮糜~,菜头~(粥和萝卜干都是闽南人喜爱的早点),目珠~(金金:眼睛亮亮的),四角~(方方的),鼓~面~(小圆脸儿),姊妹~,爸~囡(前音 a³,后音 kia³:父子俩),翁~某~=翁~某(夫妻俩),四叔~(昵称),鸡~囡(小鸡儿:极言其小和可爱),短命~(詈语),和尚~,师公~(道士的贬称),拍铁~,鼠贼~(小偷),剪纽~(扒手)。

5. 有些单音名词加“囡”尾之后与本义不同,有些语根并不单用,加“囡”后则成词,并可与其他语素连用构成词组。例如:糖——糖~(糖果)、依(人)——依~(小人儿)——依~标(画有美女的广告画)、笔——笔~(笔~尖尖:笔头流利)、粒(粒儿)——粒~(疖子)、表~(手表)——表~店、~(背心)——羊毛~、相思~(相思树)、lut⁷~(lut⁷:诈骗)——lut⁷~谱(骗子的手段)、骰(脚)——骰~(狗腿子)、竹囡枝(腐竹)、贼~目(贼眼)、李~贵(对李贵的贬称)、港~后(厦门市地名)。

6. 带“囡”尾的名词之后还可带上另一个也带后缀性质并表示细小意思的语素,以极言其小或带有某种感情色彩。例如:囡囡婴[gin³ na³ e¹](婴儿,常见于厦门、台湾),囡囡痞[kan³ na³ p^h i³](小家伙,有贬义,常见于泉州一带),囡囡屎[kan³ kia³ sai³](小家伙,有可厌义,常见于永春一带),囡囡孖[kin³ kə³ niu¹](小孩儿,常见于浙南一带,潮汕一带也用,音[niu⁷]),孖囡鬼[nuo² kia³ kui³](小鬼头,常见于潮汕一带),孖囡屎[niau⁷ kia³ tai³](小家伙,有贬义,常见于海南)。

曾有人提出,厦门话的用作呼叫语的人名之后读为轻声的 a⁰ 以及重叠动词之间的 a³ (看 a³ 看,坐 a³ 坐)也是“囡”的弱化音。杨秀芳已指出“[a⁰]与囡是不同的词尾,语法功能不同,变调行为也不同”。(杨秀芳,1991:167)用比较的方法也可证明这个 a⁰ 是“啊”而不是“囡”,因为在泉州音不说 ā⁰,在闽东不说 iaŋ⁰,在其他闽语不说 kia³、kā³。前文所列的“囡”尾始终没有读为轻声的。“看 a³ 看,坐 a³ 坐”是看了又看,坐了又坐,语义正好和“细小、轻微、短暂”义相反,在泉州音也不是鼻化韵的 ā,这应该是厦门话从“看了看,坐了坐”的“了”弱化而来的。与从“囡”弱化而来的 a³ 同音而异义。但可以作为一种证明:厦门话的“囡”尾不但虚化得多而且其他助词的语音弱化也更彻底,以致名词的囡尾和动词的“了”尾在语音上都混同了。

七

以下说几点结论和一些相关的思考。

1. 汉语广泛使用的名词后缀应该说有子、头、儿、囡四个。它们都是从有关人子和人体的名词虚化而来的。其出现时代大体上是按排列的顺序为先后的。就其在现代汉语的分布说,

“子”最普遍,南方为多;“头”用得较少;“儿”主要通行于官话区;“团”则为闽语区专有。在闽语区,除了“团”,有的方言还用“头”作后缀,但一定没有“儿”尾。在名词后缀上,闽语区也显示了突出的方言特征。在以“团”为后缀的闽语中,福建本土的片点伴随着语音的弱化(主要是脱落声母),因而民间常写为“仔”尾。在浙南、粤东、雷州、琼州这些“外围”闽语,单音名词的“团”和用作后缀是同音的。这些情况正可以用来说明闽地的“团”尾读音是如何变化的。在福建中西部山区的闽语,由于受客赣系方言的影响,“团”只用作名词而未演化成后缀。那里的闽北、闽中方言名词后缀说“子”的多,到了邻近江西的赣化闽语——邵武话,则用“儿”尾更多。这又是沿海闽语和内陆闽语相对立、相区别的一个重要表现。由此可见,研究这些名词后缀对于理解和认识闽语的内外关系——外部的与官话及其他东南方言的关系,以及内部的各区闽方言之间的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

2. 这些名词后缀的主要功能是“表小指爱”,为什么选用“子、头、儿、团”这几个名词语素来充当呢?在早期的人类社会里,用血缘连接起来的家庭关系中“亲子”总是幼小而可爱的,“头”对人体来说也是小的,见于一端的,用这些重要基本词汇的意义延伸来“表小指爱”,这是人类语言“就近取譬”来表示语义的又一例证。

语法化是意义的抽象化,这些名词后缀从“表小指爱”开始,不断地推动着语义的延伸:从体积细小(小椅子、小鱼儿、小石头)类推到年岁幼小(小孩儿、小妹团、小孙子),再到数量微小(一点儿、淡薄团、一滴子),再到时间短促(一时半会儿、两三日团、三天两头),再到距离贴近(这边儿、里头、边团、边头),再到情态轻微(风儿、雨团)。从词类说,从名词后缀开始(石子、花儿、木头、猪团)延伸到数量词(两斤子、半尺团)、指代词(这儿、啥子、几家头),乃至形容词(好好儿、慢慢子、轻轻团)、动词(没看头、骗子、钳团、耳聋子)。从喜爱意(哥儿们、靓仔、帅哥儿)也可向相反义引申(短命子、和尚团、小鬼头)。这其中语法意义的扩展和词汇意义的推进是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可见,汉语的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很难截然分开,应把二者的研究结合起来考虑。

3. 汉语的语法化往往是经过“词汇扩散”的过程逐渐形成的。就这些常见的名词后缀说,几乎没有一个是可以按照某种规律周遍类推的,而是常常表现出局限性。这一方面是因为词汇意义与语法意义相抵触。例如“子、头、儿、团”等既是表小的,“天、地、江、海、龙、虎、象、鳄”等庞然大物便挨不上边,某些表示“整体”性、“集体”性或抽象性的事物的名词也与之无缘。例如祖宗、亲戚、五谷、花草、树木、畜生、班级、队伍、血脉、感情、饭菜、桌椅、家私、寺庙等等。各地方言中,重叠的单音形容词能够加“儿、子、团”的后缀的都只是少数几个:好好儿、慢慢子、轻轻团。官话里也许还可以说“快快儿走”,怕是不可说“热热儿吃”。这说明汉语的语法现象和印欧语有很大不同。前者是意会的,逐个或一定批量地感受认知的;后者是格式化的(如性、数、格在许多西方语言中大部分都是规定好了的)。这又一次说明了汉语的语法意义的研究不能离开词汇意义的理解。

4. 如果说语义的语法化是内容,语音的弱化、黏着化便是经常相伴随的形式。几个名词的后缀中,“儿”在许多方言里从本音变读为“轻声”,有的又合韵变读为“儿化”,或发生变韵、变调而被称为“小称变音”;“子”尾也往往从本音变读为“轻声”,有的再变读为“子变韵”。“团”尾也

有许多相应的语音弱化变音。这也是汉语语音史和语法史上的一条经常连带表现出来的规律。不过,不同的方法在体现这一规律时差别不小。有的只有语法化而没有音变,有的同一方言中,这一片变音,那一片不变音。这是因为语法化在汉语中是后起的现象(宋、元以来才有明显的表现),而音变是更为后起的伴随现象。从总体上看,北方官话的语法化和连音变读都比南方方言发展得充分些。这种不平衡也正是汉语方言发展中的不同状态,并构成了汉语方言之间的不同特征。闽方言的“团”尾在不同的地方词尾化和变音化都有不同的表现也说明了这一点。

5. 语法化是汉语语法史和词汇史上的重要研究课题。研究这种课题也必须拿古今汉语和南北方言作纵横两向的比较。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不至于局限于某一地区或个别方言的现象,不至于局限于对某个断代的语言事实的了解,才能帮助我们进行整体的规律性的考察。汉语史和方言学的比较研究也应该是研究语法化的基本方法。

参考文献

- 北大中文系 1995 《汉语方言词汇》,语文出版社。
蔡俊明 1991 《潮州方言词汇》,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陈泽平 1998 《福州方言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黄伯荣主编 1996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出版社。
黄典诚、李如龙主编 1998 《福建省志·方言志》,方志出版社。
李 荣主编 1996 《海口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 荣主编 1998 《建瓯方言词典》《雷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林寒生 2002 《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
钱莫香 2002 《海南屯昌闽语语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
太田辰夫 1987 《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 均等编著 1984 《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
王 力 1980 《汉语史稿》,中华书局。
温端政 1991 《苍南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颜其香、周植志 1995 《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杨秀芳 1991 《台湾闽南语语法稿》,大安出版社。

作者简介:李如龙,男,福建南安人,1936年生。厦门大学教授、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从事汉语方言学、汉语音韵学、汉语词汇学、应用语言学研究。已出版专著20多部,论文100多篇。

温州话的韵母及其文白异读

吴安其

提 要 温州话的白读鱼韵和虞韵有别,豪韵和肴韵不混,覃谈分立,与《切韵》相近。文白异读中有三个基本层次:来自底层的读法,方言系统的读法,后来的文读。部分歌韵字读做 ai 韵是古方言底层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 韵母 文白异读 底层影响

一 吴方言中的温州话

温州话是吴方言瓯江次方言的一种地方话。瓯江次方言或称为温州方言,包括温州、瑞安、永嘉、乐清、文成和平阳等地方话。瑞安话与温州话比较接近,平阳鳌江下游的地方话又与瑞安话接近。永嘉与乐清相邻地区的地方话与乐清的接近。永嘉土话端母读作 ?d- 或 nd-,有的土话带吸气,如同侬台语,是古侬台底层的遗存。乐清清江以南的是乐清话,北边的是大荆话。大荆话与温岭话相近。温州市郊区在瓯江南岸,市区和近远郊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市内西区东区的口音 20 世纪中期还有一定的差别,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人口的流动西区口音的人渐少。本文涉及的温州话以今城区新派话为代表,涉及郊区的另作说明。乐清话以乐清虹桥镇话为代表,瑞安话以瑞安城区话为代表。温州话有新老派之分,老派的读法或接近于郊区和瑞安话。新老派的差别主要在韵母上。

西晋时扬州辖有今浙闽两省及江苏、安徽和江西的一部分。东晋时这一片大致分为扬州和江州两部分,闽地属江州。唐时江南东道囊括今江苏、浙江、福建之地,始有台州、温州和福州之称。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公元 907 年至 971 年)割据于今吴方言区。闽国在闽方言区,南汉在今粤方言区。南唐领有安徽、江西之地,今为徽、赣方言区,把吴、湘方言隔开。北宋时期吴语区为两浙路所辖,常、苏、湖、杭、秀、越、明诸州相连,即今吴方言太湖次方言片。金华义乌一带宋时为婺州,今婺州次方言片,衢处两州为衢处次方言片。宁海、临海是宋时的台州,今台州次方言片。当时的温州辖有今永嘉、乐清、温州、瑞安、文成和平阳,恰好是今吴方言瓯江次方言片。^① 平阳南部为闽方言区。元代江浙的行政区的划分与宋代的相同,明代除了松江和苏州两府所辖

^① 参阅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第 24、25 页,和《方言》1986 年第 1 期傅国通等的《吴语的分区(稿)》“吴语方言分区图”。